



面向 21 世纪 课 程 教 材
Textbook Series for 21st Century

中国社会学史 新编

郑杭生 李迎生 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
HIGHER EDUCATION PRESS

面向 21 世纪课程教材
Textbook Series for 21st Century

中国社会学史 新编

郑杭生 李迎生 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
HIGHER EDUC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社会学史新编/郑杭生, 李迎生著.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
ISBN 7-04-007799-X

I. 中… II. ①郑… ②李… III. 社会学-历史-中国-高等学校-教材 IV. C9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64461 号

中国社会学史新编
郑杭生 李迎生 著

出版发行 高等教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东城区沙滩后街 55 号

邮政编码 100009

电 话 010-64054588

传 真 010-64014048

网 址 <http://www.hep.edu.cn>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 化学工业出版社印刷厂

纸张供应 山东高唐纸业集团总公司

开 本 787×960 1/16

版 次 2000 年 7 月第 1 版

印 张 22.25

印 次 200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400 000

定 价 18.30 元

凡购买高等教育出版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 请在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教育部“高等教育面向 21 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的研究成果，是面向 21 世纪课程教材。本书从社会运行论和社会学两大系的新视角，对中国社会学的历史和现状作了一次新的整理和概括，分上下两编。上编“建国前中国早期社会学”，从教育和研究两个领域分别叙述了社会学两大传统——孔德系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自传入至 1949 年的历史。其中研究领域分别较为系统地介绍了乡村建设学派、综合学派、社区学派、马克思主义学派。下编“建国后中国社会学的曲折历程”，叙述了中国社会学的取消、恢复与重建，重点是重建之后直到当今在教育和研究两个领域的进展。其中研究领域分别从理论与应用两个方面分析了一些有代表性的理论和观点。本书是迄今为止研究中国社会学史时间跨度最长的一本教材，附录介绍了社会学百年大事记、主要著作等。写作力求资料充实，结构合理，条理清楚，语言简明，深入浅出，尽可能将知识性、系统性、新颖性、求实性和可读性融合在一起。

本书可作为高校社会学专业教材，也可供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各专业选用。

前 言

1996年5月，国家教委教学体系改革评审会在杭州大学召开，在“高等人文社会科学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中，我承担了社会学的一个子课题：“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研究”，为期三年。该子课题计划从“历史”和“理论”两方面展开，也可以说是分别研究“有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历史方面”与“有中国特色社会学的理论方面”。历史方面已有两项成果：一项是教科书，即本书《中国社会学史新编》，另一项是早些时候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的专著《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学》，又名《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历史、现状与前瞻》。理论方面，我们着重研究社会学本土化的问题，特别是其中的社会学中国化的问题，现在正在进行之中。

关于专著《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学》为什么在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我在该书“前言”中作了说明：

1997年7月间，党建读物出版社打算出版一套“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发展丛书”，其中一本原题为《社会学——中国社会学发展历程的回顾和展望》的书，邀请我承担。该书不仅要讲学科的历史，而且要讲学科的学理，不仅要讲学科的研究史，而且要讲学科的教学史。它要求在1998年底完成。这就给了我们一个很对题的机会：把从社会学发展历史实际中抽象出来的观点，反过来作为主要框架和线索，来具体地较为全面地整理、安排中国社会学发展的历史事实，结果我们发现这样不仅比较符合逻辑，而且比较符合实际。当然，是不是如此，我们自己说了不算，还要由读者自己来判断。

这本书之所以在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是我们认识到，向作为执政党的5000多万党员这个巨大的社会群体普及社会学基本知识的重要性，以及执政党的中高级干部了解社会学知识和历史的必要性。在当前中国社会，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在认识上仍然存在着一个定位问题。我曾多次论证，社会学是一门在社会科学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正在迅速发展的、在我国有特殊经历的新型学科。……

建国后它（社会学）被停办近30年，全社会、政府用人部门、老百姓在它重建后，对它有了一定的了解，但总的来说，还不甚了解，特别需要扶植。如果能在这些方面达成共识，如果我们的广大党员和党的干部都了解这些，那么涉及教学与科研的一些具体问题就不难得到解决。

当然，应当说明，这本书不仅仅是为党员写的。这是一本学术著作，但它

是一本雅俗共赏的有较强可读性的学术著作。一般读者可以通过它学到基本的社会学知识，增进对中国社会学的了解，社会学专业的学生可以通过它开阔眼界，专业社会学工作者和社会学者也可以在思路受到某种启发。总之，它可以在不同程度上有助于树立和增强观察社会的“社会学视角”或“社会学想象力”，不同的读者群体，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这本书，我们自信，它不会使读者失望。

既然这本《中国社会学史新编》和上述《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学》同为研究“有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历史方面”，那么，两者有什么关系和异同呢？这是应该向读者交待清楚的。

就“同”的方面来说，这本教科书可以说是对专著的改编。改编时保留了专著的一些基本特点，这就是：第一，“史”与“论”结合。第二，社会学两大传统并重。第三，全景式展开与重点剖析交叉。第四，社会学教育和社会学研究兼备。第五，事实与评价相配。总之，这本教科书，也和专著一样，可以看作是从新的观点（社会运行论的观点、社会学两大系的观点等），对中国社会学历史和现状作了一次新的整理、新的概括，并力求达到资料充实，结构合理，条理清楚，语言简明，深入浅出，把知识性、系统性、新颖性、求实性和可读性融合在一起。

就“异”的方面来说，这是两本性质不同的书：本书作为教科书，是按照教材、参考教材的要求写的，无论从结构看，从内容看，都与上述专著不同了。从结构上说，专著有12章和一个附录构成；教科书则由绪论、上编（建国前早期社会学7章）、下编（建国后的历程5章）、结束语、两个附录组成。这样分上下两编，更清楚地表明了我们对中国社会学史分期的看法。从内容上说，它删掉了一些部分，如关于社会学基本知识的部分，包括研究方法、社会学的功用等基本上删去了。同时，又增加了一些部分：在绪论中增加了对现有不同版本中国社会学史著作的简介；特别是增加了“邓小平与中国社会学”一节，意在说明，邓小平与中国社会学的关系，不仅表现在邓小平决定了中国社会学命运的良性转折，而且表现在他的理论包含有丰富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思想。也就是说，这种关系不仅仅是外在的，而且还是内在的交汇点、结合点和共同点的。关于前者，我认为，在纪念社会学恢复和重建20周年时，显得特别有意义，中国社会学者，永远不会忘记邓小平对中国社会学的这一功绩。关于后者，我认为，研究和明确这些交汇点、结合点和共同点，既能加深对邓小平理论的理解，推进对它的深入研究，又能促进社会学学科的发展和建设，并把邓小平理论对学科的指导意义具体化。在中国早期社会学中增加了“综合学派”一章，其中突出了综合学派的集大成者孙本文。在第十二章中增加了有关社会保障研究的内容。附录除保留“附录一：中国社会学史大事记”

外，增加了“附录二：中国社会学主要著作”。此外在各章大都程度不同地增加了一些新材料。

之所以要把专著改编为教科书，一是因为我国还缺少一本有自己主导观念的、时间跨度能够覆盖中国社会学百年的教科书，这里说的是社会学教学的需要；二是因为笔者一直深信：“一种经不起教学实践考验，不能说服、掌握学生和听众的观点，总是不完善的。”所以，我们愿意将这本书在接受学术实践检验的同时，也接受教学实践的考验。因为教学实践最能暴露一种观点、一本教材的优缺点。

在商量出版《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学》时，我曾向党建读物出版社如实说明了我们要把它改编为教科书的打算，理由除了上述高校需要中国社会学史的教材之外，也觉得花了这么大的功夫，只作一种用途也可惜。我们的打算得到党建读物出版社的理解和同意，对此我们深表谢意。

我的合作者李迎生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教授，是一位社会学科班出身的年轻学者。他对我的社会学理论观点及思路把握得十分深入、得体，对我以前写的东西运用得非常合适，并作了很好的发挥。这次我们的合作方式仍然是：先一起确定提纲，接着，除绪论外，由李迎生提出初稿，再由我进行修改、调整、补充、定稿。“附录二：中国社会学主要著作”，是我的另一个博士生冯仕政完成的，经李迎生和我作了修改。

最后，我愿意重申：尽管笔者力求全面，但是由于中国社会学百年发展的复杂性和曲折性，对其中的一些问题本来就有不同看法，加上我们主观上种种局限，疏漏、不当之处在所难免，引起争论也不可避免。编写本书，对我们自己来说，是一次再学习、再检验的过程；它也可以看作是我们向社会和社会学界上交的一份作业。我们期待着对本书的指正和评论意见，期待着对其中的有关问题进行学术争论。如果本书对普及社会学的知识、扩大社会学的影响、促进社会学的学科建设，能够尽到一点绵薄之力，我们将感到由衷的高兴。

郑杭生

1999年6月8日

于中国人民大学资料楼 912 室

目 录

前 言

绪 论 中国社会学史涉及的几个理论问题	1
第一节 中国社会学史中的“史”、“论”关系与分期问题	1
第二节 社会、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	6
第三节 社会学及其两大传统	12
第四节 邓小平与中国社会学	33

上 编 建国前中国早期社会学

第一章 社会学传入中国	53
第一节 试图改变中国社会日益恶化的运行状况是社会学传入中国 的基本背景	53
第二节 孔德系社会学的传入	56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传入	62
第二章 中国早期社会学教育的建立和发展	66
第一节 中国高校社会学课程开设与学系建立和发展的一般情况	66
第二节 高校社会学系办系宗旨、师资状况及课程设置	68
第三节 社会学专业教材与教学参考书的建设	72
第四节 社会学专业学生开展的社会调查	76
第五节 早期高校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教育开展的一般情况	79
第三章 中国早期社会学研究概况	83
第一节 中国早期社会学研究机构的建立与学刊的出版	83
第二节 中国早期的理论社会学研究	87
第三节 中国早期的应用社会学研究	91
第四章 中国早期社会学中的乡村建设学派	101
第一节 乡村建设学派产生的社会背景	101
第二节 乡村建设学派的理论探索	103
第三节 乡村建设学派主持及影响下的社会改良实验	107
第四节 乡村建设学派的局限与贡献	110
第五章 中国早期社会学中的综合学派	117
第一节 综合学派的代表人物及其基本观点	117
第二节 综合学派的集大成者——孙本文的社会学探索	119

第三节 综合学派在中国社会学史上的地位	128
第六章 中国早期社会学中的社区学派	134
第一节 社区学派代表人物对实地社区研究的倡导	134
第二节 社区研究人才培养、机构建设及其主要研究成果	138
第三节 社区学派关于中国社会结构的研究	145
第七章 中国早期社会学中的马克思主义学派	151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学派关于社会学基础理论的研究	151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学派关于社会结构的探讨	159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学派开展的社会问题研究与社会调查	164

下 编 建国后中国社会学的曲折历程

第八章 中国社会学的取消与恢复、重建	175
第一节 建国初期中国社会学教学与研究活动的取消	175
第二节 取消社会学的原因	176
第三节 中国社会学的恢复与重建	179
第九章 中国社会学教育的恢复与重建	187
第一节 高校社会学系（专业）的恢复与重建	187
第二节 高校社会学系（专业）的课程设置	191
第三节 高校社会学系（专业）的教材建设	195
第四节 高校社会学教育重建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201
第十章 中国社会学研究活动的恢复与学科基础研究的开展	207
第一节 中国社会学研究活动的恢复与开展的一般情况	207
第二节 中国社会学恢复与重建以来学科基础研究的开展	218
第十一章 中国社会学恢复与重建以来理论社会学研究进展	227
第一节 社会结构研究	227
第二节 社会变迁研究	234
第十二章 中国社会学恢复与重建以来应用社会学研究进展	244
第一节 社区研究	244
第二节 婚姻家庭与性的研究	252
第三节 社会问题研究	260
第四节 社会保障研究	266
结束语 走向 21 世纪的中国社会学：总结与展望	271
第一节 中国社会学百年发展历程的几大特点	271
第二节 世纪之交中国社会学发展的基本趋势	277
附录一：中国社会学史大事记	284
附录二：中国社会学著作要目	308

绪论 中国社会学史涉及的几个理论问题

第一节 中国社会学史中的“史”、“论”关系与分期问题

中国社会学史，是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适应中国社会的需要，传入中国，在中国立足、发展，不断与中国的实际结合，并在中国社会发挥自己的作用的历史。

中国社会学史，是我国社会学学科建设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作为有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历史方面，不仅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社会学理论本身，而且还以其在中国的曲折历程，为我们今天的学科建设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教训；它也是社会学工作者知识结构的必要的构成部分。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一、“史”、“论”关系

顾名思义，中国社会学史毫无疑问是“史”，但它与社会学理论，即“论”有密切的关系。可以说，有什么样的社会学理论，就有什么样的社会学史；对社会学的不同理解，就决定对中国社会学史的不同写法。当然，这里的社会学理论必须是一种从历史上中国的社会发展的事实和相关的思想中来的，又能回到这种历史之中去，即成为一种能够贯彻到“史”中去的“论”。反过来说，不与“史”结合的“论”，是没有生命力和影响力的，也是没有中国特色的。在这个意义上，一种真正称得上是社会学理论的中国社会学理论，必须是“史”与“论”互动的，至少或首先必须与属于本领域的两个“史”——中国社会思想史和中国社会学史相结合。其次，还需与本领域相关的中国社会史等相结合。因此，对中国社会学史来说，“论”与“史”的结合包含着这样的意思：中国社会学在立足本国现实、借鉴国外社会学的同时，还必须弘扬本国的优秀传统，重视本国的学术历史。

“论”与“史”的结合，并不只限于中国社会学史，现在，“论”与“史”的结合，逻辑与历史的结合，越来越成为学科史编写、甚至是某些通史编写的趋势和要求。编写一本符合这一趋势和要求的中国社会学史，是中国社会学趋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但这是一种新的难度很大的工作，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新的尝试。本书定名为《中国社会学史新编》，最主要的就是表明它是这样一种新的尝试。

对中国社会学史来说，“论”与“史”的结合，最主要的是通过一种从“史”而来、又能回到“史”去的主导观念或主导线索来实现的。主导观念或主导线索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如果没有社会学视角的主导线索，那么中国社会思想史和中国社会学史，很容易成为史料的无机的集合，很容易同别的学科史，特别是哲学史雷同，失去自己的特色。现代学科史，越来越应有自己的主导观念，越来越要求主导观念与“史”的互动，而不能是单纯的史料的叙述。可见，“论”与“史”的结合并不是空洞无物的泛泛之论。这种结合，也是对一种理论在一个重要方面的验证，是对一种理论有没有较强应用性的考验。

十多年前本书主编提出的社会运行论的主导观点“社会学是关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科学”，是从中国历史上治乱兴衰的事实和先辈思想家对此的论述和概括，特别是中国社会学的开山祖师严复的概括——社会学是探讨社会治乱兴衰的原因以及所以达到治的方法和规律的学问——中来的，因此，它应当能够成为中国社会学思想史的一根主导线索。

十多年前提出的社会运行论，还论证了一个重要观点，即社会学存在两种传统——从马克思开始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传统和从孔德开始的西方社会学传统，并提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有两种形态——对资本主义社会是革命批判型形态，而对社会主义社会则是维护建设型形态。这个观点也是在初步整理西方社会学和中国社会学发展的事实及相关的观点基础上提出来的。它也应当能够成为中国社会学史的主要框架和线索。

既然“论”与“史”存在着这样的关系，那么，在这里谈谈对“社会”，特别是历来社会学家无法回避的“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理解，谈谈对“社会学”，特别是社会学中的两大传统或两大系统——从孔德开始的西方社会学传统和从马克思开始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传统的理解，就不是多余的了。而且，在我国，社会学作为学科是从西方传入的，作为思想资料来源于中国社会思想史，而传入的动力，则是现实社会的需要，特别是试图改变中国社会日益恶化的运行状况的需要，因此，在这里简略地考察一下西方社会学的发生、发展，也不是多余的。我们这样做时，力求用我们的主导观点对上述这些问题作某种新的整理和概括，力求避免简单地重复。

二、分期问题

编写中国社会学史，还不得不涉及它的分期问题。我们认识到，中国早期社会学历史，从严复出版《群学肄言》的1903年开始到1949年，不足50年，时间不长，分期不明显，没有足以作为分期标志的突出性事件。把早期社会学史分出输入、移植、萌芽、建设等时期；或接纳、幼年、成年等阶段；或传入、传播、成长、发展等时期；或发轫、萌芽、幼苗、成长等时期，作为一种

组织材料的操作手段，也未尝不可，但认真说来，未免难圆其说，也不怎么符合实际。仅就传入期而言，并非单纯引介，严复翻译《群学肄言》，就是既译又述，表达了很多他自己的见解。尤其是，传播、发展、成长等，很难截然区分，本来它们就是结合在一起的。如果说分期，把建国以前与建国以后特别是重建以后作区别，则是有所根据的。本书对前期历史虽不作明确分期，但在不同专题、学派的展开中，又较严格依历史发展顺序。

三、现有不同版本中国社会学史著作简介

在我国，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有关中国社会学史的著作并不多，建国以前，主要有孙本文先生所著的《当代中国社会学》一书，于1948年出版。该书是对建国前中国早期社会学作系统总结的著作，但其缺陷十分明显。正如著者在该书《凡例》中所指出：“本书以叙述纯正的社会学理论与应用各部门为主，凡涉及宣传性质的作品，概未列入。”“本书认为唯物史观的著作不属于纯正的社会学，故凡从此种史观所编的书籍，概从割爱”。^①这样，孙氏《当代中国社会学》就在上述宗旨下，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这样一个在当时虽非正统但却有着重要影响的派别排斥在外。此外，该书虽对恢复重建中的中国社会学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由于出版较早，且数量有限，流传下来的就更不多，在这种情况下，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对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历程重新加以清理，对中国社会学的重建与健康发展，就成为一项迫切的基础性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经过努力，1987年社会学界出版了两部中国社会学史专著，一部是杨雅彬的《中国社会学史》，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一部是韩明谟的同名专著，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杨氏的《中国社会学史》包括社会学的传入（1919以前）、社会学在中国的传播、社会学在中国的成长（1927—1937）、30年代对中国社会的研究、中国社会学的建设时期（1937—1949）等五章。该书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结合中国社会历史背景，描述社会学从多种渠道传入中国及其在中国传播、发展的历史概貌；同时对各个发展阶段的特点，用各种观点研究社会学的代表人物的学术思想和主要著作，机构组织及其主要活动等，作了系统的介绍，客观地反映出当时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水平。

韩氏的《中国社会学史》包括绪论、中国社会学的发轫（1891—1910）、中国社会学的萌芽（1911—1918）、中国社会学的幼苗（1919—1927）、中国社会学的成长（1927—1949）、中国社会学的改革（1949—）、历史的总结等内容。其中中国社会学的成长，该书展开分成六个方面加以叙述，即革命根据地、解放区的社会调查；高等院校和科学研究系统社会学的发展；高等学校中具有代表性的社会学者；孙本文、陈达；高等院校和科学研究系统的社会调查

研究；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史，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乡村建设运动等。全书共12章。在该书《绪论》一章就中国社会学史研究的意义与范围，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中国社会学史研究的必要性以及中国社会学史分期等中国社会学史研究中的几个重要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见解。

韩著和杨著有关中国社会学史的分期存在着明显的不同。此外，韩著叙述的历史迄于1985年；杨著则迄于1949年。前者所涉期间显然比后者长，但主要内容仍是叙述建国前中国早期社会学。两书虽存在着种种不同，但作者研究中国社会学史的目的则是共同的，杨著“探索社会学在中国发展的历史，将重点放在挖掘对恢复以来的社会学学科建设和对现今社会主义建设有用的理论方法和实践经验上”。韩著“研究中国社会学的发生发展的历史，主要的目的是希图从历史活动中，吸取有益的营养和教训，为我们当前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的工作有所补益，以便使这门正在发展的学科能够更加迅速地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②以上两部《中国社会学史》专著为我国恢复重建社会学以来，有关中国社会学史研究领域的开拓性著作。但这两本书所叙述的历史，毕竟是以建国前中国早期社会学为主的，对建国后中国社会学的曲折历程的关注，特别是对恢复重建以来中国社会学的发展的总结，或没有涉及，或涉及不多。这在当时中国社会学刚恢复重建不久是可以理解的。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方面的不足就显得比较突出了。不对恢复重建以来中国社会学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加以全面系统的总结，就不利于研究者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取得新的突破和创新，同时克服以往工作中的缺点和不足，以便更好地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也不利于对外学术交流的开展。

可喜的是，张琢等学者以《社会学研究》编辑部为阵地，不断加强社会学学科恢复重建以来学术发展成果的积累工作，定期适时地进行分科和综合述评，1990年编撰出版了《现代中国社会学》（1979—1989），这部书是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的第一部专史。在此基础上，《社会学研究》编辑部同仁与时俱进，随着中国社会学的调查与研究的拓展和深化，不断增添新的积累，又将这一学科史的研究引入国家“八·五”项目“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作为其子课题，最后形成《当代中国社会学》（1979—1996）这部专著，1998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当代中国社会学》一书是在统一学术设计规范下，由《社会学研究》编辑部成员分工，并特约各有关方面专家协作撰稿，最后由总编总其成。全书凡705页，内容包括中国社会学的复兴（导论）、社会学基本理论研究、社会学方法研究的进展以及各分支社会学与研究领域的研究进展情况等十四章，外加港台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特编。该书记录了中国社会学重建18年来的发展历程，涵盖了各主要分支学科的社会调查和研究的情况，评述了这些领域的代表

性著作和代表性观点，提出了今后对整个学科和各分支学科发展的建设性意见。李培林认为，该书“资料翔实、系统全面、内容丰富，……分析全面，观点清晰，准确而富有启发。本书为中国社会学及各分支学科今后的发展提供了前进的基石，是社会学研究和教学必不可缺的基础性文献教材和参考书，对整个学科的学术建设具有重要意义。”^③

这里还应提到张琢另一本与中国社会学史有关的著作《中国社会和社会学百年史》。该书作为香港中华书局有限公司“百家文库”中“史论集”的一本，由该公司在1992年出版。这是作者为香港关心中国问题的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写的。该书“以富国图强为主题，以叙述近代中国社会史和社会学史相结合的方法向读者展示这幅雄丽悲壮的画卷”^④。从内容上看，这本书的重点放在“中国社会”的介绍分析上，而不是放在“社会学百年史”上。这从该书章节目录上可以明显看到：

小引

一、维新与社会学

改良思潮的酝酿

中国社会学发轫

戊戌变法的尝试

义和团的得与失

清廷新政的回光

早期社会学著译

二、辛亥到“五四”前

封建帝制的推翻

军阀与复辟逆流

社会学初步发展

三、“五四”后30年

新文化运动勃兴

社会结构二元化

共产党及其纲领

国共合作与分裂

三种形态的发展

全民族团结抗日

两种命运的决战

社会学多元峥嵘

四、共和国前30年

发展条件初到位

1990
1991

社会学科被撤销

现代化试步告捷

“马鞍形”中的成就

“文化革命”的浩劫

五、现代化新时期

历史性战略转变

二次长征三部曲

社会学应运复兴

从上述目录还可以看到，这本书也和上面提到的杨著、韩著相似，也是以建国前中国早期社会学为主的。

应当说，本书从这些著作中受益良多，这些在相关章节的行文中和注释中都作了说明。这是首先要表示衷心感谢的。本书还参考了其他大量书籍和资料，也应在这里一并致谢。当然，如果本书跟上述这些书相比，只是简单地重复，那就没有写作和存在的必要。所以笔者的态度是：继承不可缺少，创新更加重要。这是本书定名为《中国社会学史新编》的另一个原因。

从总体上说，本书是一部在现有成果的基础上，力图前进一步，并在许多方面具有自己特色的著作。

第二节 社会、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

一、社会

社会学是19世纪上半叶产生于西方的一门社会科学，至今已走过了一个半世纪的历史。今天，在整个社会科学大家族中，社会学已成为重要的基础学科之一。那么，作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的“社会”究竟是什么呢？

“社会”不是外来词，中国古已有之。不过，在我国古代典籍中，在更多的场合，“社”、“会”两个字是分开使用的，表示不同的概念。“会”即“聚集”、“集会”；而“社”的含义就比较复杂一些。它最初是指祭神之所。《孝经·纬》中载：“社，土地之主也。土地阔不可尽敬，故封土为社，以报功也。”这里的“社”即是指土地神或用来祭祀土地神的一块地方。后来，“社”又用以指人群聚居之地区，如古代规定有“二十五家为一社”等。再后来，“社”也指志同道合者集会之所，如“诗社”、“文社”之类，这最后一类含义甚至沿用至今。“社”、“会”两字连用，约略始于《旧唐书》。该书《玄宗本纪》卷第八中载：“礼部奏请千秋节^⑥休假三日，及村闾社会”。这里的“社会”是村民集会的意思。后来，“社会”又指志趣相同者结成的团体。如宋孟元老《东京

《梦华录·秋社》中载：“八月秋社……市学先生预敛诸生钱作社会，……，春社、重午、重九，亦是如此”；再有明冯梦龙《醒世恒言·郑使节立功神臂弓》里“原来大张员外在日，起这个社会，朋友十人。近来死了一两人，不成社会”。等等。古籍中有关“社会”的两个含义加以引申概括，即是指一群人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聚集在一个地方进行某种活动。这个含义虽和我们今天所说的“社会”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但总的来看，差异比较大。

在西方，英语 *society* 和法语 *societe* 均源自拉丁语 *socius*，意为“伙伴”，和汉语中的“社会”有点类似，因之，日本学者在明治年间最先将英文 *society* 译成汉字“社会”。近代中国学者在翻译日本社会学著作时，因袭了此词。西方学者对“社会”一词的理解也各不相同，如法国早期社会心理学家塔尔德 (Gabriel Tarde, 1843—1904) 认为，社会是具有共同心理的人们的集合。美国社会学家帕克 (Robert E. Park, 1864—1944) 认为，社会是一种包括人类行为习惯、情操、民俗等在内的遗产。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 (Emile Durkheim, 1858—1917) 认为，社会就是集合意识，是一种建立在个人意识之上的独立实体。上述理解和我们今天所说的“社会”差异比较大。当然也有一些西方学者从社会关系等角度来理解“社会”，如有些学者把社会看作是人类社会关系的总体。金斯伯格 (M. Ginsberg) 和帕森斯 (T. Parsons) 等均持此看法，金斯伯格说：“社会是人类关系的整个组织；一切人与人的关系，无论是直接的或间接的，有组织的或无组织的，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互相的或敌对的，都包括在这个名词以内。”有些学者把社会解释为人类团体。但为了与一般社会团体区别起见，常用以指个人所属的最大团体，费希特等人便持此看法。费希特 (J. H. Fichter) 说，“社会是有组织的人们的一个集体，在一共同地区内一块生活，在各种群体中合作，以满足其基本的需要，有共同的文化，并且在功能上是一特殊的复杂单位”。后两类学者所理解的“社会”，和我们今天所说的“社会”比较接近，但未指出社会的本质究竟是什么。

我们今天所说的“社会”，主要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社会”的精辟见解。马克思曾说过，“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究竟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⑥他又说：“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为所谓社会关系，构成为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为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特征的社会。”^⑦在这里，马克思科学地指出，社会是人们相互交往的产物，是各种生产关系的总和，生产关系是社会的本质或基础。社会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

根据马克思的上述见解，同时借鉴其他各种“社会”定义中的有价值的成分，我们可以把社会界定为处于特定时空领域内的、享有共同文化并以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而相互联系的人们的共同体（或有机总体）。社会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社会是一种按照一定的文化模式组织起来的系统。社会由人群组成，但人类群体不像动物结群那样生活。文化是人类群体生活区别于动物群体生活的一大特征。第二，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是一切社会活动的基础。生产活动一旦停止，社会非但不能发展，就连基本的生存也不可能。第三，在任何特定的历史时期，社会都是人类共同生活的最大的群体。它独立存在，不从属于任何其他群体。第四，任何具体社会都有明确的地域界限，存在于一定空间范围之内。第五，任何具体社会虽各有特点，但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既是从过去的社会演变而来，同时又和周围的其他具体社会发生横向联系。第六，社会具有自我调节的机制，它能够主动地调整自身与环境的关系，创造自身生存和发展的条件。

社会是由哪些因素构成的？社会学界对此有不同认识。将学者的各种界说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方面：（1）自然环境；（2）人口；（3）心理因素；（4）行为因素；（5）群体因素；（6）经济因素；（7）政治因素；（8）文化。在各种学术观点中，多数社会学家倾向于把自然环境、人口与文化作为社会的基本要素。自然环境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它既提供了人类生存与活动的场所，也为人类提供了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来源。不过，自然环境只是作为社会的客体的被动的要素而存在的，它对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影响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要依赖于作为社会的主体的能动的要素即一定数量的人或人口。人或人口可以说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最基本的因素，没有一定的数量的人口，也就没有社会。人类在生存与发展过程中，不断发生着认识、适应、控制、改造自然与人类自身的活动。在这些过程中，又创造了社会的第三大要素，即文化。它涵盖了经人类赋予意义的一切现象，既包括物质因素，也包括精神因素。文化一经产生，反过来又对人类认识、适应、控制、改造自然与人类自身的活动发挥重大的作用。

二、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或传统型社会与现代型社会

社会处在不断的运行与变迁的过程之中。经由这一过程，社会逐渐从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演化。关于社会形态，学者们从不同的根据出发，作出不同的划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为依据将社会形态区分为5种，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往往被视为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除此之外，社会学上对社会类型还作出了其他各种划分，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德国社会学家F. 滕尼斯从社会组织形式上、法国社会学家E. 迪尔凯姆从社会结合的基础上、以及美国社会学家G. 伦斯基从社会赖以生存的方式上对社会形态所作出的区分。

在所有这些划分中，几乎都这样那样地贯穿着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区